

落地的鸡蛋花，虽然不再具备花对于树的功用，俨然已为无用之物，但在花形尚存之时，犹可发挥无用之用，或慰藉心灵，或完成老邓想像的海葬画面……

鸡蛋花，最后一道功课

人生的最后一里路，要如何走好、如何走完，有些人或许曾经想过，有些人或许早有安排，有些人或许来不及思考，就已经到了终点。

关于生与死这一门功课，许多人都感觉陌生，因为生命教育这门课，它既不是学校教育，也不是家庭教育的范畴，但它却是一项重要的人生功课。我们应该怎么学？学什么？从哪里学？学会了怎么用？

曲终人散，淡然以对

对于生与死，我向来是个不用功也不认真的学生。对我而言，生，就是新生儿出生的喜悦欢乐；死则是最后一次的送别，有些是不舍与哀伤，有些是因为解脱苦难而为逝者欣然释怀。

随着年岁渐长，为年长的亲人或早逝朋友做最后一次送别，心情向来都是平静宁和的，因此也曾经多次想象过，如果有一天老邓或邓太太到了曲终人散之时，自己的心情和状态。

也许是信仰的关系，我给自己的答案是：平常心以对，生命是生、老、病、死的组成，身体是成、住、坏、空的聚合，父母与子女的关系，是前世今生的福份与功课，俩俩的人生功课完成了，福份相互助长之后，无论谁先挥挥衣袖，都是每一个个体自我小宇宙的圆满。

鸡蛋花，取何容易？

当老邓的身体情况每况愈下，我愈发深刻体会成住坏空的过程。

老邓清楚明确地交待他对身后事的安排时，我愈发体悟，老邓的小宇宙带给他自己及身边所有人的能量。

无论是工作或生活中的老邓，思路缜密清晰，处事灵活而有条不紊，但出手时刻总是像随手拈来一般的自然，到了人生的最后一里路，老邓还不忘给弟弟和我布置了一堂“无用之用”的生命功课。

对于海葬和祭拜用的花，老邓说他谢绝任何颜色的菊花，只要求白色鸡蛋花。鸡蛋花又称缅栀子、印度素馨，多长于公园、医院、墓地，也有作为



行道树之用。我们姐弟俩都知道鸡蛋花，不假思索地一口答应，承诺为老邓办到。

清丽的清晨，老邓在医院离世，按原定计划，我们取得医院开具的死亡证明和转运遗体的文件，在预定的四小时之内，把老邓送上马大无语良师中心安排的接体车，陪同老邓到马大无语良师中心，进行冷冻。

与此同时，社区的佛教会得知老邓离世，当晚安排了一场在我们家的诵经仪式。在为老邓的灵堂做准备时，弟弟和我赫然发现鸡蛋花无处可买，经历了一场震撼教育。

从菜市场的鲜花摊、花店到花圃，无论是弟弟和我分头张罗，或是托付朋友查问鸡蛋花何处有，各方的回报都是“鸡蛋花不是观赏花，没有人在卖的啦……”、“鸡蛋花不用买，直接从树上摘下或树下捡取就有……”。

弟弟和我的反应是，从鸡蛋花树下捡取落花，奉于灵堂上，这样对老邓是不敬之举吗？再者，鸡蛋花多长于公园、医院、墓地或成为行道树，如何取得拥花主人首肯？不通过金钱交易，直接取用，然后用于圣洁的祭拜用途，会不会有亵渎之嫌？随即我们又发现，鸡蛋花只是在树上开花绽放，离开树枝就会迅速脱水、花瓣变软，瓣缘逐渐呈暗褐色而凋谢，花会皱成一团，变得丑丑的，还真愁煞人啊！

无用之用，终于懂了

姐弟俩开始思考在芸芸众花之中，为何老邓对鸡

蛋花情有独钟？

因为鸡蛋花有淡雅的花香？因为白色鸡蛋花恬静？只要知道哪里有鸡蛋花，就可以就地取得，无需受限于花店、花圃、花摊的营业时间？因为鸡蛋花不必花钱取得？

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，诵经仪式时间越来越逼近，不由得我们深思求正解，因此我们就近从离家不远的鸡蛋花行道树，摘下几桠带花带叶的鸡蛋花，火速赶回家，用水养着，供于灵堂。

从冷冻库到海葬，我开始随时随地侦测鸡蛋花树，记下地点，以备取用。有一次清晨到国民大学校园跑步，发现一处满是刚从树上飘落的白色鸡蛋花，俯身蹲下，一手一朵从晨露上的青草地捡起，发现这遍地的鸡蛋花，花型完整、花瓣饱满、花气袭人，色泽如新，赏心悦目。在晨曦中，我好像懂了鸡蛋花功课的正解。

落地的鸡蛋花，虽然不再具备花对于树的功用，俨然已为无用之物，但在花形尚存之时，犹可发挥无用之用，或慰藉心灵，或完成老邓想像的海葬画面，陪伴老邓的骨灰在水面上美它一回，一如老邓成为大体老师，在生命的终点，把对生命无用的大体，转化成对医学教育上的有用之物，为医学教育薄尽绵力。

一门无用之用的鸡蛋花功课，老邓对弟弟和我留下最后的生命学分，受用无尽。